

# 夜光杯

## 从常见到偶遇

汪耀华

从事图书发行或者说从事与出版物发行相关的工作,是我唯一的职业。虽然有十年的专业期刊编辑生涯,但也曾从事期刊的发行。

最初,我在上海南京西路新华书店“三尺柜台”内站柜台做营业员,还是实行闭架销售的时候;订货进货也是被指为“隔山买牛”的三级订货制,由门市柜组经讨论后在《社科新书目》《上海新书目》及各省征订单上填写需要数报业务组(股)汇总审核后由分管业务的经理审定签章后上报上海新华书店供应科,由其汇总后向各地发行部门报送订数。

那时,书店有很多几乎天天“签到”的读者,时间长了也就可以聊上几句了,“今天到了什么书”“我刚在浦东书店听说某某书今天到了就卖完了”,一些读者两三天不来我们也会牵挂,等他再来时会问“怎么几天不见你来”,偶尔空闲的时候聊聊天,正在柜台上翻阅订单时,也会有读者凑上来一起看看。

虽然我在书店做营业员时间不长,其间还被借调到威海路派出所协助进行第三次人口普查(那时是从各单位借人,其他同事在岗位上难以脱身,我是新人也是一次锻炼,每天跟着民警在延安中路辖区的弄堂里敲开一间间房门核对),偶尔哮喘复发,虽然能坚持上岗,也承同事关心“你坐着吧”(原本是站柜台的)。

在参与订货时,我获得同事领导的多次鼓励。1981年,《社科新书目》征订了文物出版社出版的李泽厚撰写的《美的历程》(定价1.90元),一般也就订个20至50册,我在参与讨论时提出了订200册,吓了大家一跳。好在柜组长胡芳比较信任我,我的理由是“我们店地处闹市中心,经常光顾的读者文化程度比较高,流动性也大,虽然书价高了些,但对这样精美、高质量的书,读者仍会踊跃购买的”,组长说服了业务组长、业务经理后报订了200册。汪正伟副经理下班时特地到柜台前问我,这本书有把握吧?我们相信你。但还是可以调整的。书上柜后,我也有点紧张。第一天售出16册,第二天10册,第三天11册,半个月内200册售完。当时在同行中足以比肩的浦东书店也进了200册,第一天就被一家单位购买了140册,其余的两天售完了。这样的案例显然是令人鼓舞的。后来我把这个经过写了一篇短文投给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《京所通讯》(这本书的发行机构)刊出了。这应该对于《美的历程》乃至李泽厚先生来说都是一个鼓励吧。

那时订进一些专业图书,包括像《陈寅恪文集》,我们都会联想起哪几位读者会买、可以向哪几个图书馆推荐。《陈寅恪文集》有的分册是薄本,太小众,放在书架上陈列了几天就转到书柜中了,我和同事会不断从柜中抽进抽出地向目标读者推荐,也许有的读者当时还不知陈先生其人其书,但见我等如此“神秘”地推荐,也会以为是觅到宝了。

过往,因为有着众多的同事、长辈,也有着众多的老读者可以一起聊聊天谈书店,我获益良多。后来,我与这些都比我年长且无论是教授专家编辑记者还是纯读书人,每年都会在上海书展偶遇,虽然没有联系方式也不加微信,但是彼此早已存有的一种亲切,总让我享受也使我努力做自己喜欢且能够做成的事情。

病的手里,任它用疼痛、忍耐,在这罐熬中,我们不断折损,又一次次痊愈。那些草木是疾病的营养,而我们体内散发的草木之香,挽住了一次次跌落的身体,让它春风秋雨里浮泛、徜徉,挽着疾病在林中散步。这真是:尝尽苦味成甘味,熬到生时是熟时。

生活的药罐日日煎

### 紫阳花

(中国画)

张吉



晚上一回到家,就闻到一股特殊的香味。我问妻子:“做什么好吃的?”妻子说还没开始做饭呢。“那是什么的味道?”我一边好奇地问,一边走进厨房,原来妻子在为我熬药,香气如丝线一般从罐里飘出来。妻子说:“前两天你还有点不习惯这药味,今天已经觉得香了?”妻子这么一说,我也不禁有点奇怪。

今年以来,右手隐隐作痛,前不久去看了医生,说是腱鞘炎。刚好一位朋友是中医医师,按照他给的方子,妻子去抓了两服药回来。药在罐子里不紧不慢地熬着,飘过来的中药味香中带苦,像走在秋天的山路上,两旁是大片的米米蒿。闻着这中药味,我忽然想起十岁那年那事。那年夏天,我从牛背上跌落下来,一只手腕骨折。父亲带我接好了骨头,又买了好几种西药,可我怎么也吃不下去,一次次和着水吐了出来。“那就只能吃中药了。”父亲说,又去抓了几服中药回来。但是等他把药煎好,我早就

不知躲到哪去了,因为那浓浓的中药味让我不敢张口呼吸,躲避不及。后来乖乖吃了一个月的西药。中药在熬着,时间也在熬着,三十年的时光熬煮得比中药更浓稠,这一次我没有掉头而去。

数天来早晚各一次把手浸泡在中药里,慢慢地连手掌都染上了浅黄色,接着又渗进指甲缝。我有时想,会不会从手掌开始逐渐扩展到全身,都会脱去原来的颜色,成为草木之人?这些草当初花红叶绿,在山林间,在田野里摇曳,在风雨中舒展,如今它们的生命都在我的身上得到延续。几天下来,我身上带上了一股淡淡的药香。这些草药的名字,桂枝、麻黄、紫苏、国红、蓝草,多像村里男男女女的名字,我领有其中的一个,本来就是它们中的一株。

那年从牛背跌落的一瞬间,我看见世界颠倒了过来,天空快速地旋转,晕眩带来一瞬间的惊慌。但我后来却慢慢习惯了,人的一生难免会跌落几次,就像我们总难免会落到疾

### 生命的药香

思不群

### 杭城纪游二首

何积石

待到湖山举,仙游即是缘。赏荷三迭景,折柳一丝烟。风洗尘为路,雨停云作船。方期胸次胜,高咏艳阳天。

为因人境处,丽日水中游。闲放鹤深忆,乐开花浅酬。往来堤上客,远近岸边舟。投老问佳句,江南美不休。



枫香红了,乌柏黄了,芦苇白了,哦,秋天来了。草木让我们辨识了秋天的色彩。草木驻守着时间的灵魂。

芦苇是多年水生或湿生的高大禾草,多生于水泽、水岸和低湿地,根状茎非常发达。我在荣华山山居时,围墙外的土坡在雨季会塌方。每当暴雨来临,我便提心吊胆。暴雨冲刷土坡,冲出沟壑。暴雨冲毁一次,我请工人填土方三五天,但无济于事。一次,我去南浦溪散步,见芦苇丛生,河岸安然无恙。我请工人去挖芦苇,种在土坡上。割了芦苇草,挖上根窝(根系),埋在沟壑。过了半个月,芦苇发新叶了,又过一个月,芦苇郁郁葱葱。土坡再也没发生过塌方。

河流的旅程由芦苇和指甲花见证。我的故地在灵山以北,

饶北河从盆地九曲而过。我每次回故地,必去河边闲走。芦苇长满了两岸,比人还高。芦苇丛是黄眉苇莺、纯色鹡鸰、棕头鸦雀、白腹鸰、北红尾鸰、鹊鹑、红头山雀、暗绿绣眼鸟、七彩山鸡的欢乐世界。芦苇太密,没有可供人行走的路,我便走河堤。人走过去,黄眉苇莺一蓬一蓬地飞出来,噉噉咕咕,叫得欢快无忧。它们飞不了三五米,又落在芦苇丛。蜘蛛喜欢在芦苇上织网,粘小昆虫吃。小昆虫在芦苇叶上孵卵。鸟吃昆虫和虫卵以及草籽。捕食者隐藏在草丛,伺机捕食鸟。我看过黄鹌捕食白腹鸰。白腹鸰蹲在地上扒蚯蚓,吃得忘乎所以,黄鼬扑过去,尖牙咬碎白腹鸰脑壳,大快朵颐。

这是一个丰富的生态世界。芦苇高大,大风来袭,芦苇随风倒伏。风折断了芦苇,再也挺直不起来。秆是芦苇的脊椎骨。秆折,芦苇却不因此而枯黄。临岸的河边,被倒伏的芦苇遮盖了。这是小鹡鸰营巢的神秘之所。小鹡鸰在秋分之后来到饶北河越冬,三两只暂居在某一丛临水芦苇之下,繁衍生息。小鹡鸰谨慎胆怯,性机敏。有人在河边走动,小鹡鸰撒脚,在水面飞快滑溜,躲入草丛。过一刻钟,小鹡鸰悠然出游,噉噉地低叫,潜入水中觅食。黑水鸡也在这一带栖息,营巢在草丛或柳树上。黑水鸡边走边吃食,不时张望四周。

在上个世纪九十年代,村民在河滩割芦苇,去叶后用藤条

### 芦苇

傅菲

### 做一名温和的评论者

我的文化评论集《万物皆有光》出版一个多月了,承蒙读者朋友们的捧场,让我知道当下还有不少喜欢评论、阅读评论的人。现在的信息流和智能推送占据了用户的主要时间,读纸质书的人变少,愿意读印在书中的评论题材的人,估计就更少了。

网络时代,人人都有评论的权利,随便就能看到一些评论家,这会让那些平时以评论为主要写作方向的人,很没存在感。我就时常想,网友们中间,看问题一针见血的人那么多,一两句话说透问题本质的人那么多,留着我们这些写评论的人,还有什么用呢?

以写杂文著称的鲁迅先生也曾时时对自己的写作,有着深刻的自省,“我的确时解剖别人,然而更多的是更无情面地解剖自己”,“自知之明是最难得的知识”。在很长一段时间里,每当我产生自我怀疑的时候,都会想起鲁迅的这两句话,并如此安慰自己:评论写作,第一目的是对自身提出较高的要求,按照“文如其人”的标准,把自己变得更好一些,如果顺便能影响到别人,自然是更好,但千万不要觉得这是什么了不起的事情,别人认同你,也许不过是你的观点恰好与人相同而已。

就算是鲁迅如此推崇与热爱,我中年之后也开始读胡适,人过了40岁还学不会容忍或宽容,的确对不住这个年龄。

在《万物皆有光》的自序中,我写了这样一段话,“评论写作在影响他人方面,是不能做硬性规定与要求的,尤其是在这么一个观点多元、

众声嘈杂的时代,影响他人变成了一份特别艰难与奢侈的工作。”对此有网友留言说,“难怪韩老师写文章都是很温和的口吻。”我一瞬间有些犹豫,不知道这是表扬还是批评。

因为在二三十年前,我在学习写作评论时,所接受的影响与教育当中,“温和”并不是一个特别显得褒义词,相反它对于评论写作者来说还略有贬义,当一名评论者被形容为“温和”,通常这个人也会被当成没个性甚至是平庸。

这样的认知,其实就是从鲁迅那一代文学大师那里延续下来的,要知道,在鲁迅杂文“像匕首、像投枪”的形容下,他的温和一面早已被掩盖了,“锋利”才是形容鲁迅的关键词。

上世纪八九十年代,王小波、邵燕祥、廓然山等诸多杂文家曾深刻影响过我的评论写作。2000年前后,我也模仿过他们的文笔,写过一阵子酷评,但在这十余年来,写文章愈加变得温和,这是我个人的主动选择,也是环境与时代使然。

这么说是因为,在“人人都是评论家”的网络上,情绪实在是过剩了,哪怕是真知灼见,如果不裹挟点情绪在外表,好像就不容易被人关注。相反,即便是胡搅蛮缠,只要情绪泛滥,一样能吸引眼球。有人经受不住这个诱惑,不再好好地、安静地写文章,而是大量地使用情绪词汇,以换取流量,这导致本来就不多的优秀评论者,变得越来越少。

在《万物皆有光》里,我尽可能做到了尽量不出现攻击性词汇,尽量不作武断的结论,尽量不要“一竿子打翻一船人”,我希望它是一本温和之书,尽管有着“评论体”的要求,也希望它是在讲道理,讲常识,讲文化。希望它能是一颗小小的石子,不求掀起浪花,只愿拥有涟漪。

前些天我带来自四川的朋友去徐汇滨江夜游,我们相约西岸艺术中心,沿着观景大道慢行,目标是黄浦滨江。夜晚的黄浦江畔,多了些宁静,看见不少市民坐在江边座椅上,一边欣赏风景,一边享受夏日微风。

我为朋友们讲述黄浦江的历史与变迁,介绍黄浦江、苏州河的“一江一河”建设,还谈到上海江南文化、海派文化、红色文化的传承和历史文化风貌区保护等。作为宣传大使,还介绍了上海在“建筑可阅读”品牌建设方面的工作与进展。

朋友们听得津津有味,流连忘返。靠近黄浦滨江的时候,我提醒他们时间不早,抓紧回宾馆休息。朋友们不舍地离开,我沿滨江步行回家,一边欣赏两岸美景,一边品味市民在享受城市慢生活的情景。

吹着微风,我独自前行,耳边传来动听的音乐声让我加快了脚步。前面有几个人围在一位头戴白色礼帽、身着花色T恤的中年人身边,认真地听他吹奏萨克斯;一位老先生忙着连接大音箱。老先生满脸喜悦,听得陶醉,还不时舞动着身躯。《夕阳醉了》《酒醉的探戈》《夜来香》……一曲曲经典乐曲为宁静的夜晚增添了浪漫气息和温度。白礼帽先生非常投入,旋律起伏多变,我也情不自禁地舞动起来。

休息时,我马上找老先生聊天。他说,戴白礼帽的那位已经有30年的吹萨克斯经历,水平很高,是他的师傅。老先生以前是医院司机,从小就喜欢萨克斯,退休后开始学习,刚开始为了省钱,买了个二手货;后来水平不断提高,下狠心买了一把一万多元的新萨克斯,还特意购买了为萨克斯扩音的专用大音箱。

又一首迷人的曲子吹过,我开始了遐想。如果你要感受城市生活,有时需要放慢脚步,用心去聆听。只要你喜欢、有梦想、执着和坚持,就会感受到生活的乐趣和喜悦。就像这位老先生,退休后追逐梦想,不断学习、享受,真是幸福!

老先生拿出手机,给我看他曾经登台表演的视频,虽然只学了两年,但水平不错,腔调十足,充满自信。趁白礼帽先生休息之际,老先生热情地要我为他展示。他小心翼翼地取出萨克斯,挂在身上,看着他没有了牙齿的嘴用力咬住萨克斯,马上进入角色,边播边吹,憨态可掬、热情投入的样子,我感受到历经沧桑的老先生对音乐艺术的无比热爱。

徐汇滨江的晚风吹来,携着一阵萨克斯曲,隐约在我耳边响起:“夕阳醉了,落霞醉了,任谁都掩饰不了,因我的心,因我的心,早醉掉……”

### 徐汇滨江醉人的萨克斯曲

周培元



扫一扫看更多精彩访谈

明起请看一组“我的低碳生活”。责编:郭影。

### 十日谈

究在水中央 责编:杨晓晖